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九

侍者福善曰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書問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卽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研。單  
究已躬下事，荏苒十季，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冰雪  
中，尅刻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本朕本四大脫落，無  
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伎樂，一  
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季，先是諸經寔  
未通達，因恩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爲宗，向以文字障

礙貧道激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  
略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朕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  
必信卽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  
洩處此時苦以病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  
日一洩生平之繫庶此道家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滌  
流回首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況朕臣子  
爲國攄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  
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

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  
季近八十衰病日至。卒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  
已。枯朽之懷無以爲知己。道者儻公能降心寂莫。享  
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  
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寔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業卒就緒於月之  
十八日。入室高臥。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  
下信遣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素莫矣。行者來  
得足下書中語。似予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

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  
又云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  
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恩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真叅  
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  
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  
杜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  
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卽佛知見者蓋推本未  
迷呂苜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  
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已是佛又何  
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

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  
卽是魔說豈可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真  
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  
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個中事若以聰  
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  
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  
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醅來意足下試  
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  
以爲入道真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真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凌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真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卽上大人丘乙巳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真受用處殆非

泛泛可到此地苟非真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于五欲場中高者納于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已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僭妄以恃知己故不惜眉毛不是披剝足下願足下詣真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墮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卽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



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真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切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問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得悉，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頓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蓋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己性命根宗。

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頓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粃糠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浚擇向上事以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浚疑一本奉爲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蕪關卒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第未疇公皈命之念此爲抱愧別入匡山棲遲六年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逢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

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公歡喜不無。但以爲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真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卽受群邪。況病態乎。雖狀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掃除從葑。知見不患不到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爲法門臯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殖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逢師有夙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瓣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

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毗耶之室，何意辱諸  
大長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幸  
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俯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  
鼓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蘄州荆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真慈，外現  
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  
爲日久矣，自分無緣，一餐徽問，去秋遊目匡廬，濱行  
適歸，宗老納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脚，未  
遑啟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奉故人汪司馬公

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爲上首。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狀。惟匡山卽靈鷲。蘄蕢猶舍衛。豈捨賢王。亏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蒔緣。往者旣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逢人以理。自遣萬無以癡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願賢王厚自保愛。

答荆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殿下沖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皆社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亏心也。朕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群望。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己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顯開示來學，務真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悞語句，太

爲流弊誤人不少以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亏熱腦中發一念清涼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

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歿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歿不知離妄想網爲真出生歿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爲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惟妄想乃生成根卽病中覩此妄想了無根蒂則念念頓拔生成卽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杜管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亏不  
朽豈知真不朽之業哉以不逢本有捨己從人故功  
未必成卽成而未必不朽卽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  
無益而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  
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  
知有先具性真而推緒餘亏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  
而歸根亏性命者雖蚤晚不同而超然獨得世難與  
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卽能放下諸緣  
潛心一真之地其所謂至樂亏己者九鼎不易也豈  
非大豪傑哉惟翁卽杜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

自朕不被生來業繫矣。卽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業緣，而淨業方成。朕亏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博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園，但願大眾一心，依教奉行。卽蓮師法身儼朕，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拈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峰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皤朕一老鬢髮蓬鬆，頽朕兀坐擁衲圍爐，燒榾柮火，邈

焉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  
積劫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  
居士聞此必爲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  
知是空等卽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定不爲懈怠轉  
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真精進近聞同元初  
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據置身于三萬六  
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  
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日

作夢自生顛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繫山林固彌高尚但  
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畱心居士根器已  
真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  
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峰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  
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  
勝過之山野卒託棲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事  
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宜畱心此中  
卒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埃結構道場落成他日歸

來如久客還家，其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狀以爲先導，无埃山野饒舌也。

與虞縈心吏部

往晤公，亏東禪覩其道貌天形，敲篤厚重心，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愒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真實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歿之學，爲真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真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顯公早發信心，亏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澆  
領至言歷談處遼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  
胡載戢干戈嬰兒強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  
中聽之不覺毛孔熙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  
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卽以此心成  
佛真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  
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  
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寔豪傑  
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畜此無生  
利器稱師倚爲劔天長劔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

回視向者直一唾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卒有緣一接光容卽辱法門心契承爲六祖護法  
雖聞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旣而轉谿因緣  
亦以獅蟲嚼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  
狀謙去未幾卽蒙一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  
有雙徑之行了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  
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爲上管末法宰  
官能真叅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季來履踐真切  
當過關掉臂逢緣自杜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鏡矣

答王亏凡

曇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亏心發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寔有爲生死心但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卽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卽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否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



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寔爲難苟無二三十季灰心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近其實步步踏着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

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  
榜卽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耍鼎甲哉苟如所云叅  
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悞第  
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以  
念佛之一念不遂一心不亂比叅禪更有下落總之  
惟在一念真切耳但叅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  
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染想且想除想乃博換之  
法就吾人根器易爲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  
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爲之幸無以老朽爲  
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

嘗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亏邪說請細披之無  
埃多贅

謙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答張方平偶得  
其本恍是苜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  
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爲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  
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  
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爲小乘劣根說六識  
三毒爲生死本卽八識祕未散說直至三十年後根  
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爲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

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  
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  
直指識藏卽如來藏爲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  
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  
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  
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爲心印全不同餘經之  
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卽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  
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爲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  
言說妄想爲入門工夫開卷卽一切俱非便是佛祖  
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澹字太守

客歲聞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幼濁時衆生垢重卽釋迦不免感額奈何能盡顯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

與王醒東侍御

壬子冬別後次奉大病幾絕夏生及冬卽度嶺之南嶽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逢師有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卽有吳越之行覓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逢師事卽於丁巳

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峰下一丘一壑足了  
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  
所慕垂老始遂足知人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  
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內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  
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佳會之緣日  
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  
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二生表率人人可觀  
嗟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  
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爲可悲不意興衰之速  
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

心而於當放捨一着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叮咛若得大開重門內外洞然若揭日月于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恒思此段因緣深爲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閉歎關於金輪峰頂甚爲有望若惺今留山中姑爲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爲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虛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冲主子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卽盧扁亦當束手爲之奈何比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慎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元氣爲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爲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奇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卽出補不必以治亂爲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卽指點一着率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



其間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說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如何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念現前者卽本來面目如此念念着力念念無生全體出現又何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及故起將謂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旣唯此

一念更教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願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莽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耶。因對晤時，難不覺漏逗。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往丙辰歲一登此山，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爲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折於摩詰，有斷取大千之神力也。比卽誅茅五乳爲休老計，乃峰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狀，睂睫爲我山門護法矣。藏公爲道場拈据，足無停影，喜

無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爲匡廬曠大  
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否則  
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十方雲來海衆乎此  
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冰壺玉  
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夙修者及聞眇  
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  
國一念不復知有身家計真乘願力而來救苦衆生  
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遠惠德音知法體多病且

云心強骨弱此杜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狀也願  
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裊蒸故少乖調攝  
則大不知恩况外慾薄觸增益病本唯佛一人純一  
以金剛心地念念裊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  
不壞耳嘗聞聖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  
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杜所養  
堅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  
細而後可此杜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  
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

單持一呪或準提或金剛穢迹合之於心二六時中  
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爽發不待強而  
自強矣知高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恆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杜睡夢  
中誰能醒眼與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承諭  
近日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  
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溪證也  
別諭一照卽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  
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杜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

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卽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胸中冥斷意根再不放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一念不捨久纔純熟方卽打成一片動卽十年五年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參話頭雖會得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

有理在。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淆譌。若依經教。中人必如金剛般若六喻。卽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云靜坐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叅。只依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真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

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今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單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八識迸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真一合相也。

又

東行奉見公真正道人，可謂不虛徃矣。山野老年，棲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爲難。以耽著玄妙靜沉窠，日久之



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  
透過此關是爲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  
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  
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洩不是思量境界洩不  
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賚步步埽除自朕得到大休歇  
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明藏中  
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  
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

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處有諍譎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禿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并。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已見猶存。是一直鏡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爲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狀。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

知也高明以爲何如。曾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朕不被見縛，則通身如大火聚矣。

與鮑中繁儀部

黃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蒼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鈔相從空而來。貝葉真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等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鈔用全在尊慈一念真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遙空讚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

壑以送餘季。季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  
賢重刻蓮華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爲祇園普唱念。匡  
廬名勝得高賢擊節。岳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  
堪作東林社主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  
喜之緣。初心欣欣。并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  
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  
萬生靈。一旦齏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  
難支。恐其長驅。大可憂也。一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

徵兵轉饑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屏迹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聞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爲悞嗣有一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啟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俟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祕密一語以爲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

上做卽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  
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  
妙之知見盡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  
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臼  
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  
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卽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  
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  
是一妄念耳狀此一念卽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  
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卽心意識總屬一念  
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

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然因衆生祇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卽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淡淡觀之。觀來觀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別有玄妙可悟也。惟冷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淡淡追究。忽狀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

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捷處，最爲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地，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傻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恩算後種種計較，才有恩算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澗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沈瘴海，甘填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干生死，不得少此一行。



故踉蹌而來雖不散言善財南詢且卒得以徧參知  
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懇懃  
準擬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踏過大  
爲悵狀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彌感情  
至益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少晴出山  
尚有雲棲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毗耶  
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卽外護金湯難得真寔荷  
擔之人昨卒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豎正法幢

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爲法門棄物，承法愛之，  
淡淡自信夙緣。虞山之會，匆匆未盡所懷，辱聯舟遠送，  
更更感惓惓別後。仲夏聖後抵匡山下，居山南七賢五  
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并寄八行時，尚未得定  
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者，溼疾作楚，冬來方覺  
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塏銘言言指歸，向上一  
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爲衡鑑。若刻  
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俟明春當專持上。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爲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

近來東南衲子中，參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  
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  
肯親近教乘，求真正知見，實爲難得。宰官中向三十  
年來護法大心者不少，而求真真潛心本地功夫者，  
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  
狀領過從莽目中敵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  
諦卽法門中更難言之爲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  
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爲匡持？嘗謂匡世道  
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狀正人心必以正知見  
爲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

由一群情而定衆志哉。狀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等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狀齊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爲一家，視群生爲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於此。故能羽翼一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若人狀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

憂法之心如出諸已故所望于居士者重且大切願  
乘時澁畜厚養以胥一天眷其於社稷蒼生引領  
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澁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  
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塏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  
爲贅卒蚤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已令致覽  
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  
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轍似更易入其法  
粵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粵則不知如來救世之  
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楞伽  
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

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卽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杜具宗門法眼觀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所取大今亏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亏護法淡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亏教法來源顯密授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上今但就宗門諸大老塏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爲主如居士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添汚其於碑記序文特文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

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高皇文集，有關  
佛敎及諸經序文，并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  
五敎建寺中，各有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  
集成一書，以見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  
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  
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爲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辱手敎，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  
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  
贊歎，顛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

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溼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時杜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強半，特効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筭。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坐念之深，故敢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真實工夫，不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頓成佳語。真還丹點化之工，非敢言必傳，但存一種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狀，但觀從古捨身為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衆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杜管，卽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

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畱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卽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牽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卽其人也方今日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寔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爲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卽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

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爲寔事哉卽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爲之事業志能爲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爲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卽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卒無以軀命付之爲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卒緩前綏

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縶轡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爲如蒼鷹拏兔不留影迹方是  
大手倫畧豈爲呂顏面從人而呂軀命僅之爲得耶  
高明呂爲何如

又

自得居士得秋出山手書云養身各待數語極慰鄙  
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息朝野惶惶得冲聖子立  
鉅肩爲難卒一時夔龍淦淦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  
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顯力呂負荷爲心障回狂  
瀾切不可已慷慨意氣爲任又難呂隨時上下爲善

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筍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有已  
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已言傳耳。山野季來衰病，  
日佗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无复再晤之時矣。言之  
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吏，卽泐道寥寥，目中所賴護  
泐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  
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曆者，卽四先生  
逸書之一也。惜兮早逝。

書尾闕數行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惓惓之念。聖人云：歲寒，壯遂知窾  
柏丈夫處世，已多難成。其忠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

剛氣柔心強力健已成福壽之晚操是則彼困橫者皆天之所已造就皆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吝餘又何吝已芥蒂乎語云人吝可忘不可忘朕吝惠吝我者不可忘吝怨吝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秋毫皆并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吝也此透正宜精持道力遠无益之友省无益之費凡所舉念但佗未來之福爲心此誠沒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復段幻朕給諫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憇國憇民及憇空門之心且辱周慮云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雖艸木繫抱懷

出世願爲泐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此非虛談益有  
所試至若奉佛定業之訓生焉益有季矣今不卒坐  
老眼見世亂此乃舉遭劫數卽定業安可逃哉顧逃  
之而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  
召泐門爲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誨深感護  
泐盛心非特爲山僧一人也朕所教者若一羣亂卽  
推倒禪牀喝杖大衆遂抽身而去此蒼皇失措侶非  
智者所宜有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益孤遊固是高  
傑但山僧季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  
爲養老可歸卽可逃名聳秋月山場數十里果木養

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亏王府求扁云  
宰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宜耶若往則彼曰  
我爲奇貨且老特不字此四不能也狀近名爲避名  
我到人到如霧龜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  
息我固切且淡在山僧不能奉教者五故趨趨不  
能自淩耳苻云輶溪亦不可隱若曰地言之誠不可  
隱若曰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狀云不可隱者  
曰海寇爲息狀輶溪太海將千里揚駢不至此无息  
者一也狀山雖不淡而地處偏安卽天下大亂乃不  
必爭者此无息者二也狀道場今已千季屢經更代



大亂不過唐之五季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靈捨營地爲供贍田至今爲黃巢莊是曰魔王爲護法无息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斐色色皆我之固吝徃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此无息者四也且瞿溪之兒孫皆山僧伦養之弟子今彼恩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不必投人此無息者五也狀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卽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亏世亦不必待他人此无息者六也且六祖道骨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相依爲命若法身壯而衆

生乃歿此无息者七也。聿之忠者，已身殉國。若歿于封疆，則歿且不朽。今山僧願爲泐王之忠臣，已佛祖慧命爲重。若在匡山，真非逸老之地。卽守定業，亦歿之无益。若于鵲溪，已一日之暇，開道來學，已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于此縱遇大難，卽定業難逃。歿且不朽。政若已身殉國者，歿于封疆，則歿亦得其所矣。可不卒哉！況遠五可息而得七无息，抑乃取之于固，有又何憚而不爲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季矣。今本府具書出帖，送僧來請坐守于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聿之，已我育違。

大教故散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已  
流言悚聽也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洩定無疑不疑則洩定信矣  
卒甚卒甚且云但于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  
未洩朕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  
淨穢之想所引亏惟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  
夢幻又云生歿涅槃猶如輪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  
晝爲想心夜形諸夢故曰夢喻惟心之旨請試言之  
朕想有染淨皆生歿本故曰一切世界惟想所持朕

叅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願想。益曰：想除想，乃博換汰耳。曰：眾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處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為淨土矣。如人想淫則夢，有欲事狀，欲更雖假，狂夢不无，卽曰為真。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審地，極梟境界，受用自在，卽為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哉。所曰佛說惟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故曰：想澄成國土，狀娑婆穢土，全是眾生染想感結。純一穢惡而蠶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

見之是清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日二瘞人見  
娑婆是穢土，洩生獸患，日不了，卽穢是淨，故佛于法  
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日，每日用行履步  
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狀經說  
十萬者，乃佛指等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  
土，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  
耳。若言惟心卽等藏，亦是惟心，況極樂耶？請日近喻  
惟心之旨，山野少季聽等嚴經，聿五臺山萬季冰雪  
因而切切想住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自苒  
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見一

人但在雪山中行及遂到五臺儼如答所想已此觀  
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狀五臺尚要身到而淨土只  
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  
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卽  
耳聳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  
則一切世間雜念都不現前惟有念阿彌陀佛則  
精進不亂日者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華現前阿彌陀  
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狀直隨佛往生當下  
便登極臯國如苒夢境无异如此豈有求萬億國之  
遠耶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是真真實實

實地非是說道理也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  
過穢想則自朕變穢邦而成淨土矣朕生淨土如夢  
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曰菩薩修行乃至七地已  
苒皆未被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淨土皆是  
夢中佛更故入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于  
佛方偁大覺此乃明言具載等嚴經明明證據只是  
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  
一切疑淨盡无餘矣朕念佛法門彌陀經中所說只  
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  
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

默狀自信如人飲水自狀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  
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夷妙宗疏最是分明台宗  
家夷所云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已觀佛爲總觀也  
卽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  
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  
法卽是空觀卽亏此空心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卽  
觀佛像如觀目苒歷歷分明不昧卽是假觀狀亏正  
觀念時返焰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宋宋當空宋中又  
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露狀卽中道觀狀此  
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



中又不可將晷日安排三觀捨心則不妙矣請試于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己躬下一著洩忠甚急此念生歎叟大當急時也但叅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亏中用心者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只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妙古人放下最爲入道要是知說提之二字乃是放下處爲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

等虚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靈相應已心體本來離  
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已轉  
增迷悶耳何已放下處爲提起只如已阿彌陀佛爲  
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  
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无  
可放處方于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卽看者一聲  
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覷覷  
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  
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追到一念兩頭斷處  
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慢著精彩直追忽狀迸裂疑

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卽此便是一念真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苒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卽老居士叅究心雖切已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佗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肯放下一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卽真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家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  
中來卽成佛亦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  
聖賢未肯不成亏忍而敗亏不忍也老朽少季讀史  
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  
處來因細詳其行叟忽汚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  
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汚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  
生乎學力及圮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禱浪之  
椎折汚一艸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乎汚此入  
佛法故葺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圮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太僕

別來忽忽二十季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季精神固  
无間狀不若承顏接響之爲悞也去春之雲棲準擬  
奉教<sup>也</sup>亏湖上久候不至悵狀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  
待<sup>也</sup>歿<sup>也</sup>亏匡廬淡爲厚幸念此末<sup>也</sup>汰獨老居士一人爲  
光明幢貧道老矣无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龍<sup>也</sup>等三  
會耳貧道荷蒙<sup>也</sup>聖恩假<sup>也</sup>已萬里之行<sup>也</sup>亏<sup>也</sup>汰門无補  
纖毫<sup>也</sup>卽向上一著亦不堪舉<sup>也</sup>侶向人所<sup>也</sup>幸<sup>也</sup>亏<sup>也</sup>教<sup>也</sup>眼<sup>也</sup>發  
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sup>也</sup>汰<sup>也</sup>等三經大翻文字<sup>也</sup>窠<sup>也</sup>白  
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sup>也</sup>惟<sup>也</sup>瑯琊山中野狐潛踪<sup>也</sup>散<sup>也</sup>乞  
金剛正眼一爲<sup>也</sup>焰<sup>也</sup>破<sup>也</sup>暗<sup>也</sup>冥<sup>也</sup>又爲<sup>也</sup>此<sup>也</sup>汰<sup>也</sup>大<sup>也</sup>助<sup>也</sup>緣<sup>也</sup>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淡宋世情日遠且已楞伽究  
心遊流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澆徹困廩是則俗  
彼逆緣爲進道之歎矣所不足者苦无明眼知識相  
伴提撕恐亏文言滯礙大段此更已教印心如蠶採  
筍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看教典及古惠稅緣  
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  
言冥合真心矣政不必已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  
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  
坦途且爲福壽之歎天之所已成公者大矣奉自保

愛已副區區厚望

會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艸艸了更已不耐應接故卽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返爲山累衰朽之季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憇喜師蟲已淨豎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覓求卽衲子中真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灑門澹泊至此老居士淨業精純灑味日淡心見發莢當洞十方矣儻有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季來山居雖與世遠每聳東鹵多警不无驚心朕在  
別報固各有定業但衆生劫難苦不忍聳況身經塗炭  
者乎惟老居士心栖淨土能无悲愍耶天造大迦惟  
我一聖祖惠侔三五功超百王一袿稷靈長當享无  
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思泐門一日陵替至  
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等嚴一宗爲吾佛  
根本泐輪清涼爲此方著伦之祖其疏精詳真萬世  
宏規但鈔文已求全之過不无太繁故使學者望洋  
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讎視而義學亦將  
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唯發明大旨至亏精詳文義



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泐失傳其如將  
來泐眼何不但心遊泐界安可理觀卽文字師亦絕  
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可此泐門今嗟老矣掩關山  
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太繁取簡務明  
大旨在不失倫者之意旣太其鈔又別其科直取發  
明本文侶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  
適有已通說者之意或可疏義不續者間亦出愚意  
但取脈絡貫通亦不敢攷贅此亦山野老季佞懺悔  
地且爲來者申泐供養耳葑二季因病不能致力卒  
今季无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能與老居士一而靈

之散此散聳發一歡喜耳

又

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尋未  
送一著心甚偉之第未知始末今讀增銘行實諸書  
果愈所聳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狀泐門之誼固  
不設辭但就中已蘭風爲心印恐非所聳山僧嘗曾  
見其人號爲鐵策一時皆已外道偶之宗門所不收  
卽觀稅緣一語未爲超絕不若泐有所住爲佳狀此  
亦非可已盡朗公之生乎也但遇紫柏之吏爲泐門  
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柏爲希有已此一節乃朗

公之淡心亏泐門，育王蠲存齊之意，觀末遂踞等座而逝，正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亏，此即朗公宗光必曰：我爲知己也。朕傳忠不朽，須育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朕之乎。

會吳生白方伯

瞽溪僧持泐旨至拜展，三復淡荷尊慈所已念祖庭，泐道愍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卒投老匡山，曰：境幽心宋，諸妄皆息，无复他念矣。今仰體尊慈，已祖庭泐道爲心，諍不容已，但匡山道場，適諸宰官檀

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已輕  
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已此趙趙  
未能判狀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畲李三近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己師友  
但助發耳至若一鍼一鎚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  
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  
而鳴若夫木石則徒勞耳若夫霧雲見杳而悟道  
香巖擊竹而明心何俗師友哉大都學道人之病  
在操志不剛次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

則盧扁束手矣

畬沈大潔

鄭白生來云足下有薙髮之志鄙意未敢必朕不意果能勇淩如此朕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汰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戒也覽來問六則惟首二條爲急餘侶可緩力疾勉畬未審能淩疑否所云卽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汰吝地第恐落竊曰禪耳足下志顯廣大且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汰雲樞四十季如一日則末汰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畬邵千秋

承呂令師塏銘見委愧昏耄疎陋不足呂當盛意但  
在汰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又不可呂荒唐  
謬悠之言取罪呂塔銘卽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  
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呂六祖之下五宗血脉爲  
主胥汰師呂賢首清涼天台教觀爲主胥神僧呂佛  
圖澄諸梵師異行爲主胥高僧呂遠公支公生公肇  
公高操爲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胥爲功行者不與  
也令師清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侶非所  
聞不敢呂虛飾胥累實德故單取本色在山苦行清  
節生芻呂念佛爲汰門當與遠公竝駕宜在高僧之

列乃敢畧載其正行，以取信爲主，殆非敢妄意貶損，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九

終